

大儒二程

严慈相济

——侯氏教子的智慧之道

王杰

如果说深厚的家学为侯氏提供了教子的底气,那么她教子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智慧与定力,则真正成就了二程未来的高度。侯氏的教育方式,可以用“严慈相济”四个字来概括。她的“严”,从不源于情绪,而源于对事理的洞察;她的“慈”,也从不流于娇惯,而化作了对子女品格的深远塑造。

上一期我们讲过,在二程幼年时,侯氏便定下了诸多规矩:孩子摔倒,侯氏不让人去扶,教孩子自己反省;吃饭时,她阻拦家人精致喂食,防止孩子从小养成贪图享受的毛病。她用《女诫》教导女儿,让她们明白女子立身之本。

然而,侯氏并非只重规矩的严母,更是一位充满智慧与诗意的启蒙之师,她常以古人的故事启发二程思考。她讲述晋代吴

隐之喝贪泉水的典故——吴隐之不信“饮泉必贫”之说,赋诗明志:“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十岁的程颢听后,吟出“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的千古名句。这句话正是理学心性论的诗意表达,与后世林则徐的名言“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异曲同工,展现了程颢少年时即有的高洁心志。十岁的孩子能有如此见识,正是程母日常熏陶的结果。

更令人称道的,是侯氏对儿子心性中细微之处的洞察与引导。二程少年时随母亲游览木兰山,寺中僧人见二人年幼,便有意考校,指着盘中豆子说“两碟豆”,言语间略带轻慢。程颢从容应对:“一瓯油。”僧人又改口说是“木兰林间两蝶逗”,程颢对“仙河水上一鸥游”。僧人见程颢头顶有发辫,戏出“牛头生

狗尾”的轻慢之语,程颢反讥“马嘴吐象牙”是为回敬。兄弟二人才思敏捷,对答如流,一时难免露出几分恃才自得的神情。

返程途中,侯氏语重心长地对二程说:“今日僧人虽有为难之意,但你们因为这点小事便沉不住气,将来路还长,若遇到更大的挫折与委屈,又该怎么办?”程颢起初不服,程颢却率先反省道:“母亲提醒得对,我们不够冷静,要经受得住委屈。”侯氏趁势以“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为训,将一颗内敛坚韧、能屈能伸的种子,深深地埋进了两个儿子的心中。

侯氏的教育从不靠说教,而在于以身示范。她收养无家可归的弃儿,待其父归来才送还;寒冬里卖炭人上门,她制止家人的呵斥,主动买下石炭助其度日;她常年配制药物,周济贫病

之人,从不取分文。这些看似平常的举动,却将“仁者爱人”的理念潜移默化地注入到了二程心中,成为他们日后“视民如伤”思想的源头活水。

正是母亲侯氏这份“严慈相济、诗礼养性、仁善立身”的教化,为二程日后创立洛学、传承道统,注入了最初也最深沉的精神力量。然而,在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母亲的爱如大地般宽厚承载,父亲的引导则如天空般高远开阔。那么,在二程从蒙童走向大儒的道路上,他们的父亲程颢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又是如何以独特的引领方式,为二程推开那扇通往理学殿堂的大门?敬请期待下一期,父爱如山——程颢对二程的引领之功。

(文章摘自即将出版的《理学宗师的家国情怀:大儒二程》)

我的家乡在涡河边

尚纯江 文/图



涡河风光

我的家乡在涡河边
涡河的水缓缓地流淌
有野鸭戏水,有白鹭盘旋
那一丛丛芦苇
与斜阳共舞
与蝴蝶翩跹

我的家乡在涡河边
我曾梦见老子涡河戏水
曾梦见陈抟升仙
这片辽阔的中原热土
有麦穗飘香
有玉米排成方阵
飘逸的果香里

我默诵着《道德经》的经卷

历史的经纬里
曹孟德的封地武平城
早已消弭了远去的烽火硝烟
太清宫屋檐上的风铃
回响着上善若水的溪流潺潺

我徜徉在明道宫里
仰望老君台的三十三级台阶
拾级而上
看到了云际间的祥和
心里平静、淡然

我与周口
主题征文选登

诗词周口

诗经·陈风·防有鹊巢

佚名

防有鹊巢,邛有旨苕。
谁侑予美?心焉忉忉。
中唐有甍,邛有旨鹇。
谁侑予美?心焉惕息。

【解析】

《诗经·陈风》中的《防有鹊巢》,如同一面微缩的铜镜,映照出中原腹地周口一带特有的地理风貌与深沉情愫。此诗表面描绘自然景物的反常,内里却深藏着因谗言而生的焦灼与忧惧。在周口平阔而多水的土地上,堤坝与水塘交织,草木丰茂,这些景致再寻常不过,一旦错位,便成为诗人内心不安的绝妙隐喻。

“防有鹊巢,邛有旨苕。”鸛鸟本应高栖于树,却反常地筑巢于低处,竟蔓延生长于山丘之巅。这如邻居突然告知你家屋顶长满蘑菇般令人不安!堤坝(防)在周口平原具有重要实用意义,是水利与家园的屏障。鸛巢错落其上,暗示着安稳根基被意外扰乱。同样,土丘(邛)本非苕草家园,甜美之物偏生于不宜之地——这视觉与逻辑的颠倒,正是谗言无端生出、扰乱常理的生动写照。周口广袤平原上,堤坝与水塘星罗棋布,这些日常所见的寻常地标,被诗人敏锐捕捉,化作了心中忧惧不安的象征符号。

“中唐有甍,邛有旨鹇。”庭院通道铺上了整齐的砖(甍),这本是家园整洁的象征,可土丘上却生出了本不属于那里的纍草(鹇)。诗中“中唐”指堂前庭院通道,“甍”为砖瓦,可见陈地(周口

一带)建筑已具一定水平。然而,精心铺就的砖道之旁,纍草意外滋生,如同和谐庭院里悄然滋长的流言,无声地侵蚀着日常的秩序。这好比精心收拾的院落墙角突然钻出怪异的藤蔓,并不可怕,但却让人不安,这种不安之感源于对熟悉空间的悄然异化。在周口一带,砖瓦构筑的居所是安稳生活的物质依托,而砖隙间蔓生的异草,便成了诗人对无形谗言最贴切的视觉投射——它侵入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日常,将平静撕开裂痕。

“谁侑予美?心焉忉忉。”“谁侑予美?心焉惕息。”这反复的诘问与自白,是全诗情感的核心。“侑”,欺骗之意;“予美”,既可指心爱之人,亦可喻指美好事物。无论是爱情被离间,还是忠信遭污损,谗言如同无形的网,罩住了诗人所珍视的美好。那“忉忉”的忧虑,“惕息”的惊惧,正是心灵在流言重压下最真实的颤栗。《陈风》的情感表达,常如《月出》的皎洁忧思,热烈而率直。

《防有鸛巢》并非宏大叙事,它只是将周口平原上的堤坝、土丘、庭院、砖瓦、鸛鸟、苕草等寻常风物信手拈来,编织成一张隐喻的网,紧紧裹住谗言加害下的忧惧之心。那些堤上鸛巢、丘顶苕草、砖隙纍草,无不是诗人内心秩序被侵扰的焦灼投影。周口的土地与草木,在此化作最深沉的情感密码。

(本文选自冯剑星、朱震昊主编的《诗词里的周口》)

周口作家

闲来煮字 种墨浮香

——评论家米学军先生印象

张华中

认识一位评论家,最好的方式不是读他的履历,而是读他的文字。米学军的文字,恰如他评张华中诗集所言——“淡而不淡、俗而不俗、亦俗亦雅、亦雅亦俗”。这八个字,用来形容他的批评文章,倒也妥帖。

一、理论根底:于经典处见真章

评价一位评论家,首先要看他读了多少书、想了多少事。米学军讲授过《文学理论》《美学》《西方美学史》《文艺心理学》《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课程,从西方美学到中国现代文学,跨度不可谓不广。他的学术论文则更见功力,迄今为止,他公开发表过50多篇文艺评论。其中CSSCI来源期刊论文6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9篇。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原著的重新解读。他的《是“历史的美学的”还是“美学的历史的”?》,题目本身就是一个学术姿态,不盲从既有表述,回到原著,一字一句地辨析。长期以来,国内文艺批评界习焉不察地将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表述为“历史的、美学的”二元并举,米学军却通过细致爬梳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发现两位经典作家始终将艺术形式置于批评的首位,“美学”在前、“历史”在后并非随意措辞,而是一种深刻的批评立场。这种“祛魅”式的学术勇气,恰恰是当下文艺批评界最稀缺的品质。

他对“诗穷而后工”这一古老命题的美学重释尤见深度。他从接受美学出发,指出“穷”不仅是创作者的人生境遇,更是一种心理能量的积蓄机制,困顿经验迫使主体从日常生活的惯

习中抽离,产生“陌生化”的审美感知,进而转化为创作冲动。这一阐释将中国古典文论命题与西方现代形式主义理论进行了有机嫁接,实现了本土文论话语的现代性转化。

二、审美判断:于平实处见深邃

米学军的批评视野不囿于书斋。他写电影,从《夜宴》的东西方悲剧观念比较,到消费主义语境下中国电影的审美嬗变;他写新闻,从叙述速度的差异追问新闻叙事与文学叙事的本体论区别,甚至提出“追求新闻的美学价值”这一极具前瞻性的命题——在新闻被工具化理解的年代,这一判断无异于一声棒喝。

他最动人的批评文字,或许是评张华中诗集《弦歌余韵》的那篇。他坦承,初读时觉得“俗”,语言质朴、道理直白、形式平淡,但细品之后,他发现了“寓庄于谐”“淡中有味、淡中有旨”的境界。这种从“俗”中读出“雅”来的审美判断力,不是理论可以堆砌出来的。

米学军的审美判断有一种鲜明的风格标记:他从不对凌空蹈虚地搬弄理论名词,而是贴着文本走,从细读中生长出判断。他的批评路径可以概括为“感性经验—理论提取—审美判断”的三段式。先以普通读者的身份进入文本,充分感受;再以理论家的眼光提取核心问题;最后以批评家的身份给出价值定位。这种路径既避免了“理论先行”的强制阐释,又避免了“印象式批评”的随意浮泛,在当下文艺批评的两种极端之间,走出了一条扎实的中道。

三、批评伦理:于边缘处守正道

米学军身在地方院校,远离学术中心的话语喧嚣。他没有追逐时髦的理论名词,当“后现代”“解构”“身体叙事”等概念席卷批评界时,他依然一头扎进“童年经验对创作的影响”“无意识语言的审美功能”“文学作品中的潜意识语言”这些看似朴素却关乎文学本质的问题。这种定力,在浮躁的学术生态中弥足珍贵。

他对周作人文艺思想的重评,更见其批评伦理的自觉。周作人因其政治选择长期在学术研究中被简单搁置,米学军却主张将其文艺思想系统梳理为“人的文学”“抒写个人性情”“民族特色与地方气息”“自由之中自有节制”“文艺批评也是创作”等多个维度,将文艺思想的学理价值与其政治立场作适度剥离。这一“重评”在方法论上确立了“思想史与政治史的有限分离”原则,对整个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具有示范意义。他不是为周作人翻案,而是为学理争空间。这正是批评伦理的核心:让学术归学术,让价值判断在充分的理解之后发生。

四、本土情怀:于乡邦中铸文脉

米学军最独特之处,在于他对周口本土作家、艺术家的倾情关注与持续推举。这不仅是个人的趣味,更是一种深具文化自觉的学术选择。

他评墨白——这位淮阳新站的本土小说家,其创作中“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对传统历史观的“颠覆和解构”,都在米学军的批评视野中得到精

准捕捉。近年来,米学军公开评论过的周口本土作家、艺术家众多,有柳岸、邵远庆、冯剑星、曹景超、高磊、郭保同、祝英公、孙立业等。

这种对本土文艺的评论和书写,意义远超个人趣味。在全球化与城市化浪潮中,地方文化面临着被遮蔽、被遗忘的危险。“周口作家群”作为地域文学现象,若无批评家的理论提升,则始终停留在“地方新闻”的层面而无法进入文学史、艺术史的视野。他让这些“地方性”的创作,获得了“普遍性”的理论阐释;让陈楚大地的文艺脉动,汇入了中国文艺的宏大叙事。这正是地方院校学者最可贵的文化担当:不追慕中心的喧嚣,而在自己的土地上深耕细作,让乡邦文脉在现代学术话语中获得新生。

米学军没有名校的光环,没有显赫的头衔,但他在文艺学的田野上“闲来煮字”,一煮就是三十余年。“种墨浮香”,这四个字送给米学军,恰如其分。他的文字不追求花哨的技巧,不炫耀深奥的理论,却有一种从生命经验中生长出来的踏实与诚恳。而他对周口本土文艺的持续关注与理论提升,更让这种“种墨”超越了个人学术旨趣,成为一种深具文化意义的书写实践。他种下的不只是自己的文字,更是一个地区的文化记忆与精神谱系。

在一个崇尚“流量”与“出圈”的时代,米学军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反讽:他证明了真正的批评力量不在喧嚣处,而在沉潜处;不在中心处,而在边缘处。他的文字或许不会登上热搜,但他为陈楚大地保存的文艺火种,会在时间中慢慢显现其不可替代的价值。